簡談清華簡《四告》的“㕟”字省體

（首發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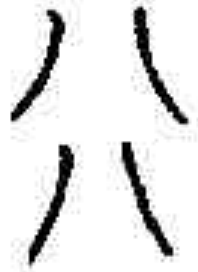
陳　劍

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

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

**一**

題中所說“㕟”字，前僅見於秦漢文字，其字源、結構皆尚未明。我舊曾謂：

我們由卜辭“䝳”可能讀爲“蒯”進一步猜測，“㕟”字本身，説不定就是由卜辭“䝳”字的上半（“𣦻”加“”形）訛變而來的。[[1]](#endnote-1)

所謂“䝳/㕢”字亦見於西周金文，即師旂鼎“旂對厥䝳于尊彝”，和𠑇匜“伯揚父廼成䝳，曰”云云，研究者公認係表“判決”一類義的法律用語。鄔可晶先生曾對此有專文詳考，主張讀爲“決”。我很讚同此說。其文引我上述猜測，對有關諸形關係有詳細補充論證，謂“或者保守一點說‘㕟’本从‘’聲，很可能是符合事實的”。[[2]](#endnote-2)之所以皆不太敢肯定，蓋因“”形與秦漢璽印多見之“㕟”作類形者，其間尚完全缺乏演變環節，亦無同類變化之例可作旁證。

後來我注意到，“㕟”字比較早的字形，其左半部分是明確分作“歺”與“井”兩個偏旁的。如下所舉數例（右方“又”旁變爲“寸”旁此點自可忽略不計）：

《中國璽印集萃》834秦印“吳㕟”（）

《戎壹軒秦印彙》254“王㕟”（原逕釋“蒯”）

/（已作水平翻轉）網上新見單字人名璽“㕟”[[3]](#endnote-3)

比起已經“筆畫粘連”而左下方向“朋”“冊”一類字形靠攏的類形，上舉諸形顯應係更爲原始者。由此，“㕟”之結構與造字本義，就很好理解了。其形从“𣦼井”會意，或者說以“人手執鏟向井”而構成“圖形式表意字”，比照裘錫圭先生所釋豳公盨中作形之“濬”字——其形从“𣦼”从“川”會“疏濬”意，復加注聲符“〇（‘圓’之初文）”[[4]](#endnote-4)——則將“㕟”說爲即著眼於“濬/浚井”角度所造“濬/浚”之另一表意字異體，是再直接合適沒有了。當然，如果比照“䝳/㕢”字，參前引鄔文所謂“‘㕟’本从‘’聲”，則“㕟”形也可能應分析爲从“井”从“省聲”的形聲結構，亦不妨礙可將其理解作從“濬/浚井”角度所造“濬/浚”之異體。甲骨文“”形即疏濬之“濬/浚”的初文，前引鄔文論之已詳，後來在他的一篇待刊稿《關於殷墟卜辭“多㕣”、“三㕣”之“㕣”》中又有所修正補充，此不贅。

**二**

近據整理者披露，即將刊佈的清華簡第十輯中的《四告》篇，簡12-13有如下一段（釋文用寬式）：[[5]](#endnote-5)

惟作立正、立事，百尹、庶師，俾助相我邦國，和我庶獄庶訟，𠭘（阱-刑）用中型，以光周民，……

其中所謂“𠭘”字，趙平安先生解釋謂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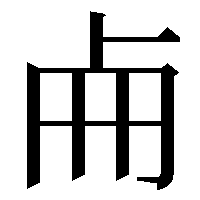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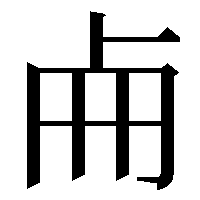
《四告》有明顯層累生成的印記。有一些字和甲骨文關係密切。

第十三簡“用中型”，“”和甲骨文“https://mmbiz.qpic.cn/mmbiz_png/6W7I63fjYsCcufJgmpkLTK8ZReVtCEAJdF4PTmjM8UWgaKiclD7ZcaoxtbZyvFghUmBO5SI5gibbBQbvoVILhsxw/640?wx_fmt=png&wxfrom=5&wx_lazy=1&wx_co=1”（《屯南》2408）酷似。王子楊曾專文考釋甲骨文“https://mmbiz.qpic.cn/mmbiz_png/6W7I63fjYsCcufJgmpkLTK8ZReVtCEAJdF4PTmjM8UWgaKiclD7ZcaoxtbZyvFghUmBO5SI5gibbBQbvoVILhsxw/640?wx_fmt=png&wxfrom=5&wx_lazy=1&wx_co=1”，分析其从“歺”（即鏟臿類挖土工具）从“井”即《說文》“𠭘”字，後世寫作“阱”。[[6]](#endnote-6)將“”釋爲𠭘，可以讀爲刑。“刑用中型”，講的是“士制百姓于刑之中”（《呂刑》）、“刑平國用中典”（《周禮》）的道理。“”是甲骨文“https://mmbiz.qpic.cn/mmbiz_png/6W7I63fjYsCcufJgmpkLTK8ZReVtCEAJdF4PTmjM8UWgaKiclD7ZcaoxtbZyvFghUmBO5SI5gibbBQbvoVILhsxw/640?wx_fmt=png&wxfrom=5&wx_lazy=1&wx_co=1”寫法略微省簡的結果。

…………

《立政》：“茲式有慎，以列用中罰。”可與簡文“用中型”對讀，知“列”應爲𠭘（阱）的訛字。所謂“列用中罰”，應是誤讀𠭘字的結果。

其意應係將“𠭘（阱-刑）”理解爲“刑罰”之“刑”。按《四告》此字接於“和我庶獄庶訟”之後，顯正應與前舉兩篇記敘獄訟內容的金文中兩“䝳”字表同詞。準彼改爲釋讀作“決用中型”，意思上要比所謂“刑用中型”好很多。諸有獄訟者，按照“和”與“中型”之標準，最後的“判決”是本不一定要對某方或雙方處以“刑（罰）”的。

從字形來講，應即“㕟”省去“又”旁之“”部分。“”係頗爲能產的聲符（《說文》失收），見於“𨛖”（《說文》卷六下邑部）、“欳”（《玉篇·欠部》等）和“𠜐”（《廣雅·釋詁一》《玉篇·刀部》等；“蒯”字即从之得聲），[[7]](#endnote-7)即與“㕟”很早就可省“又”旁作類形有關。同類的字形關係，除了前引鄔文所舉與“”本身相關諸例（如“叡”省作“睿”等），又如古文字中多見的“叔”字，亦很早就可省作“尗”，又常作聲符構字，與此所論頗可相印證。

至於王子楊先生曾詳考、釋作“𠭘（阱）”的殷墟甲骨文之https://mmbiz.qpic.cn/mmbiz_png/6W7I63fjYsCcufJgmpkLTK8ZReVtCEAJdF4PTmjM8UWgaKiclD7ZcaoxtbZyvFghUmBO5SI5gibbBQbvoVILhsxw/640?wx_fmt=png&wxfrom=5&wx_lazy=1&wx_co=1、等字，是應改釋爲“㕟”還是承認仍係“𠭘/𠭗（阱）”、與“㕟”僅爲同形關係，尚待研究。

2020年11月4日晨急就

1. 陳劍：《釋“琮”及相關諸字》，收入同作者《甲骨金文考釋論集》（北京：綫裝書局，2007年），頁302-303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鄔可晶：《說金文“䝳”及相關之字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：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5輯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），頁216-235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天眷堂第20-4-8期璽印微拍預展（<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subscene=23&__biz=MzA3Nzg4NDgyMg==&mid=2651551740&idx=1&sn=a5ddfedeb9437d65699a6cd25a78af8c&chksm=84b4eb05b3c36213a2fb573d5626bffda743f12b8ac8eea7a22e92fd2669ef381cd2131a004e&scene=7&key=2fbc6d351a4e74768b8b570958e3893c845f4026c99635d0591ea0ed711fdd71f6ea017bd9d696f6fab0144b1c8b508a54596c621c4a8bd0ebe56b35c663514ef69625c26d38d9798e9f7de5b64f7cbcd9856493bf34e4813308e5399f3127e014f0f8252eae4628f1da98e2e2f7a537e3d8f40b9fb9b4bcd22a8aba25195568&ascene=0&uin=MzMyMzMyMzgyMg%3D%3D&devicetype=Windows+10+x64&version=6300002f&lang=zh_CN&exportkey=A52Vsl3gJvBqXLeMZm1RdUw%3D&pass_ticket=%2F1WlQpJzeosDNT0CZHQRI67tUgWHAJSGL4rZFTy%2FFr3coKT20qyPLEAe2tOdi5PT&wx_header=0>）。原未釋，描述謂“秦至西漢初期風格”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裘錫圭：《公盨銘文考釋》，收入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頁149-150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趙平安：《清華簡〈四告〉的文本形態及其意義》，《文物》2020年第9期，頁72-76。下引趙說亦見此。又參看程浩：《清華簡〈四告〉的性質與結構》，《出土文獻》2020年第3期，頁25、31。馬楠：《〈尚書·立政〉與〈四告〉周公之告》，《出土文獻》2020年第3期，頁40-41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原注：王子楊：《釋甲骨文中的“阱”字》，《文史》2017年第2期。按又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（<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4470>），2019年10月21日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參看前引鄔可晶：《說金文“䝳”及相關之字》，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5輯，頁230-232。另外，春秋晚期叔弓鐘鎛“伐夏后”之“”字，研究者或釋爲“𠜐”若“蒯”。我認爲此字當釋讀爲“剿”（《說文》作“劋”），其字从“刀”从“爵”省聲，或就可視作“剿/劋”之異體。參看周濤：《兩周金文征伐類動詞語義語法研究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19年），頁27-28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